

虚云和尚书问

上林主席书

衲遵召来渝。主持法会。现已依法启经。又蒙赐以多珍。除在佛前回向之外。并普结众缘。本当趋府面谢。以修法期中。不便离坛。祇得在佛前祝愿消灾延寿。国运昌隆。以副盛意。现前未能民安国泰。固敌人之罪。而人心不古。同业所感。亦其原因也。主席远见及此。发起修法息灾。超荐亡者。用心之诚。人天普照。衲无德。恐负重望。兹慈云寺坛场设施。幸能如法。僧众修持。亦甚诚恳。开坛之时。闻已布告禁屠。开坛后阅诸报章。则禁屠未得切实执行。尝问负责之人。则云因有种种关系。事非单纯。势难禁尽。衲甚感不安。且主席倡起斯会。为护国息灾。衲之呈请施行五事。亦非为自己利益。想主席必能洞悉。若单拜四十九天大悲忏。仍不足以裨补于实际。非但有负主席之发心。人民之期望。衲亦不愿为徒托虚名之事也。此次主席代表。暨各长官。均莅坛拈香。待二期毕。当赴华岩主持坛场。想亦必能如法也。主席发起大悲法会。此功德非但息灾。即改变人心。止恶行善。收效应非鲜浅。但修法固仗僧伽之行持。而发起者之诚意。不能普及大众。同时响应。恐于事理无益。故衲未到渝前及到渝后。函呈面陈。关于修法应施行五事。均蒙主席应允。准予实行。负责者亦已通告各省。祈祷茹素。望主席慈悲。为国为民。曲加体察。允如所请。国家人民均蒙福泽。事关重大。临书不胜惶恐之至。（一月十日）

附呈恳请施行五事

（一）大赦 （二）增广赈济难民 （三）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 （四）减轻赋税 （五）保护寺院及免僧役

复邵武双泉寺沿山上人问楞严第六徵心文非知不知义

昨接大札。谓前有赐教。责未奉复。抱歉良深。因老朽去岁往渝数月。今春始返。还山后。即将南华常住职责交卸。移住云门。因与曹溪交通不便。所有函件。诸多延滞。又因老病侵寻。文字缘薄。早经屡次申明。凡各处所来函件。辞谢不答。今仁者为法心切。咨询楞严妙义。朽智识浅薄。徒负虚名。倘若置之。恐辜盛意。不得已聊循经文。略叙鄙意。函问非知不知之义。以鄙见依经顺文。解释甚多。其明显处。如尊者谓眼色为缘。生于眼识。其意执定此心有相有处。向来认执此心。今上文既五处皆破。都无现量。疑此心决在根与尘之中间。故佛以两种斥破。心不在根尘之中。设立二问审定。一佛言心若在根尘之中。此之心体。为复与根尘兼二。为复与根尘不兼二。上以二种问定。下正分破。一先破兼二。佛言阿难。汝以此心。一半兼根。一半兼尘之二者。而此物与体两下杂乱。何以物是尘。本非有知。体是根。原本有知。即今此物与体。一是有知。一是无知。物是根。尘是体。根与尘。成其两立。汝执心在根尘之中。即中不成。兼二即不成。故云仍为中二。破此心不兼根不兼尘云。二佛言阿难。汝若执此心不兼根不兼尘之二种。即成非知不知。何以汝此心体。既非根有知。又非根尘之无知。汝执心在中间。即今中无体性。故云中何为相。总之一落方所。即有障碍。冥心合道。圣人以知为众妙之门。否则知却成闭塞。由人自妙用耳。此不过略述数言。还祈教正。

复观本首座

来函知法体安好为慰。前嘱忌口之语。非谓不食也。恐师顺众多食而伤也。至云血气已衰。你我已是风前残烛。听天由命。得过且过而已。而亦不得不保养。道人之保养。只在一切处无心。即真保养也。至在澳门功德林调养。本来办道人何处不是家乡。前因秀等诚心。故顺伊等意。云此次来粤偿债。除师负责任外。粤中缙素。实难其人。今寺中大事无人帮手。哑子向谁诉说。故屡请回山。共守寒寂。聊述衷曲。故不能不累师之烦矣。

附澳门功德林函

虚公老和尚莲座。敬维垂愿入世。为法转轮。慈荫妙云。六千同覆。中天慧日。四海齐瞻。遥企名山。弥深景仰。谨陈者。澳门无量寿功德林。乃民国六夫观本大师未出家前所创办。上奉老母。归命导师。作净话之团圆。聚多生之眷属。于是一念庄严。具成功德。同人愿。为发信心。欲宏普度之场。实现净居之土。延请上海灵山寺朝林老和尚。南来主持。俾弘大法。詎料本年十一月廿一日。朝公垂愿往生。圆寂澳岛。谁为提挈。恐难维持。佥议坚留本师。主持林务。惟本师以假期届满。例应回山。既再谦辞。

未蒙允诺。用特上禀。敬诉下情。愿乞常寂之光。遍灌檀那之顶。准俟本师回山销假。即派回澳主持。则林众同遂云霓之瞻。同人亦拜龙天之泽。不胜庆幸企祷之至。谨肃奉启。敬颂法绥。澳门无量寿功德林董事郑子健等和南 民国廿二年十二月

复莲花山济善上人

昨阅来书。庆慰无量。欣颂饱餐法喜。充满禅悦。诚为难得。若论此事。天然本具。有何差别。无言可说。理虽如是。然积习有厚薄之分。故喻化城宝所。仰山重法。不嫌香严之遥。云门尊贤。不辞雪峰之远。古范昭昭。百城烟水。究为何事。由其根本智易得。差别智难明。故尔免不得许多麻烦也。

附赣北鄱阳莲花山寺来书

久慕 慈云。无缘礼见。思与时积。毋任神驰。晚出家一十四年。行年三十零一。宗教钻寻。终是隔靴搔痒。殆有时节因缘。今冬漆桶始破。原来恁么一段光景。豁尔虚空撞破。视之了无纤尘。呼之却也有声。觅之无毫发相状。广则横遍十方。天下本无事。庸人自扰之。善哉斯言。 附呈乙偈。还乞 老人为我决择。曰。这个物。太亲切了。了无形状。不得开口说。

复藏经会筹备诸公书

顷由南华转来 贵会通知。及圆净居士致观本法师函。奉读之下。一则以喜。一则以惧。喜者。藏经自雍正重修之后。至今二百余年。未曾整理。今兹重修。实为盛事。惧者。藏经为法门命脉。国家大典。非具金刚正眼。铁面无私之决心。殊难圆成盛举。考历朝修藏。由送选大德高僧。及朝士大夫。深谙内典者。动经百数十人。费时甚久。用款甚钜。重重选择。对于去取。尚有许多不当之处。或者情出一面。未足为人天正眼。亦为之存传。而高峰。楚石。都堂诸祖著述。反为遗弃未收。此修藏之难也。今 贵会各自发心。而国府袖手旁观。未加赞许。兹事体大。尚望慎始。若为继续搜罗近代大德事迹。不若如日本续藏之保存古迹。犹为易事。倘倡编新藏。则尚祈审议。

又代观本法师复圆净居士书

顷由南华转来法台致观本法师函。及藏经会通知单。谨悉一切。去岁之冬。战争平定。观师来南华礼祖。旅途辛劳。感受风霜。不幸于年底圆寂于菩提精舍。临终瑞相庄严。荼毗后有舍利甚多。惟法门栋梁。又折一柱。殊深痛惜也。承示重修藏经以云为首。殊感惊惧。云不学无才。滥厕僧伦。毫无建树。加以风烛残年。僻居深山。惟修藏经一事。关系法门命脉。亦为国家大典。非具金刚正眼。铁面无私之决心。殊难完成盛举。又忆曩昔有沪上诸名流。多系佛门弟子。倡修道藏。清浊不分。可胜痛惜。（下略）

复岐山海清大师关中书

来书质疑。本拟早复。奈因老病。对各处函件。均稽答复。情不得已也。至问用功境界。略循来意。聊叙其端。处报众生之类。皆由妄想夙业。及习气厚薄。招感升沈。生出森罗境界。障闭无明。透露无期。被妄埋久矣。又复不信自心。本自具足圆满普遍。绝诸障碍。不属迷悟善恶好丑者。须知圆妙本体。亘古灵明。绝诸明言对待。了无一法可得。而众生妄想颠倒。昼夜痴狂。今者初心进修。一门深入。楞严二十五圣。修持行门各别。皆证圆通。至于禅宗一法。捷出一切。故称教外别传。不落言诠功勋。只在当下识得自心。并无奇特巧妙。今之学者。每多偷心。博览古今言教。驰骋不舍。蕴集胸中。认作实法。误为家珍。障塞悟门不浅。汝今先誓立一个决志。把这臭皮囊觑破。实非我的。通身放下。了诸世境。如梦幻泡影。于四威仪中。心若冰霜。单提一念话头。不管此世他生。悟与不悟。扫灭这些杂念。独顾疑情现前。绵绵无间。寂照分明。无堕沈浮。及空顽无记。密密打成一片。勿贪玄妙空幽。聪慧神异。总有悟澈时期。如其胸中尚有丝毫凝滞。尽落今时。总为魔境。

复鼎湖山巽海上座

老益精进。为道殷勤。饱餐法味。至慰。云龙残朽。视听失聪。徒负虚名。炫惑听众。今为偿债祖庭。事繁任重。昨承法谕。谦询般若深义。如斯妙典。实欠精研。向以文字缘薄。疏忽迟复。诸乞谅之。师持金刚经。皆因夙植多种善根。而得如是。然世人有如理如事者。深浅不同。若得理益。证实相般若。若得事益。证文字般若。如六祖闻应无所住。在黄梅三鼓入室。所证者。即与诸佛齐等。实相般若也。如德山祖师。初讲金刚经开悟世人。自至龙潭一场洒髓。斯即文字般若也。法达禅师持法华经见六祖。祖不允许。首山在风穴诵法华。受心即此。略举古人获益之概。至论楞严云。理虽顿悟。事乃渐除。尊

者谓。希更审除微细惑。故古人以理去事。打扫现业流识。切须仔细究竟此事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师年高德重。深契般若。大有因缘。甚为难得。乞善保任。

复新架坡普陀寺转道和尚

窃念祖庭零落。既任仔肩。当始终其事。今处此时局。顾念三位祖师。真身所在。既是一脉儿孙。责在藐躬。安忍抛弃。人生假体。本是空花。有何轻重。祇以随缘运任。逆来顺受。倘祖师遗蜕。劫运亦且难逃。则祇有相与存亡。同归于尽而已。所不能去心者。顾此十方来众。同为宗下儿孙。涉远逃灾。前来依止。安忍拒绝。现计堂中食指三百余众。烽火之厄。尚无已时。虽佛祖龙天。冥加庇护。不曾别遭险事。然首阳薇蕨。眼前将尽。亦惟有随夷齐一路同作饿莩耳。我公热肠。素所钦佩。来教称此后若有相当因缘。虽毫釐亦当为力。愿仗公福。现身为流水长者。济彼池鱼。纵西江一勺。涸辙之鲋。亦同拜恩无尽也。

复韬公老法师

接读大札。知尽心尽力。为法为人。既羨且慰。承嘱为法藏寺书一联。自愧无文。曷敢当此。过蒙爱及。聊且塞责。勉选二联。另邮呈阅。祈酌舍取。上款亦然。如以为写作皆不足取。望代另撰书文为幸。拙联二首。其一。“东西佛诚实言。南北佛诚实言。上下佛诚实言。为我护念见此佛。过去心不可得。现在心不可得。未来心不可得。问君买饼点何心。”其二。“举手低头皆当作佛。出息入息转如是经。”云自到曹溪。忽已数年。为工程所役。堂舍多未完成。但残躯幸庇平安。聊堪告慰耳。

复陶冶公居士

承示 搆谦过当。虽君子善颂。然云何敢当。佛谓豪贵学道难。广学博究尤难。居士于心生法生。心灭法灭之旨。既有入处。现又恰寓重庆。歇马乡。高台丘。第二号。正好体会。果能狂心顿歇。选佛场中。称第一法门。则透过禅关。在世间则高耀名宿。然后广度有情。虽云落在第二。方之终去一丘。此乃居士之愿也。谓遇境恒为物转。望点化垂询。云实惭愧。敢借古德遗训。互相研味。宗镜录末后垂示有偈云。化人问幻士。谷响答泉声。若问吾宗旨。泥牛水上行。赵州老人上堂云。金佛不度镬。木佛不度火。泥佛不度水。真佛内里坐。菩提涅槃。真如佛性。尽是贴体衣服。亦名烦恼。实际地。甚么处著。一心不生。万法无咎。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。若不会。截取老僧头去。重蒙垂询。即是前义。谬为取法名宽治。字佛镬。并付归依牒一纸。望检收。玉老昔时与云同参江天禅寺。丁丑示寂。闻之惕然。五阴虚幻。三界无安。愿与居士共勉之。

答陶冶公居士十二问

(一) 问 经云理可顿悟。若人信得自心之理。可称悟否。抑属知解。不名为悟。

答顿悟断惑亲见。名正见。由闻入信。惑业未脱。名为知解。

(二) 问 所谓实悟者。果别有一番境界。刹那真性流露耶。

答喻以二人。一人亲到缙云山。一目了然。一人未到。依图表说。疑惑不无。

(三) 问 小疑小悟。大疑大悟。其界说如何。亦同三关否。

答由习有厚薄。权有关辨之说。若本具自性。但有言说。都无实义。

(四) 问 祖云若人一念顿了自心。是名为心。作何解说。

答果真明自心。如伶人登台。一任悲喜。如人饮水。冷暖自知。

(五) 问 参话头。看起看落。执者为当。真参实学下手功夫如何。

答若真用功人。法法皆圆。若初心人。返观能参看者是谁。

(六) 问 欲塞意根。除著看话头。尚有其他方便否。

答放下一著。

(七) 问 吾人日常见色闻声。是真性起用否。抑系识用事耶。

答是则总是。非则皆非。

(八) 问 欲在一念未生前著力。有何方便。答早生了也。

(九) 问 宗云何离心意识参。意识当离。心性亦应离乎。离之云者。殆即无住心之谓欤。

答是离离者。

(十) 问 欲做反闻闻自性功夫。但耳不能如眼之可以闭而不见。有何方便。

答心不逐境。境不碍人。返是何物。

(十一) 问 独头意识从何而来。起时如何对治。

答来亦是幻。对治什么。

(十二) 问 若人信得及即心即佛。平日但做保任功夫。不令走作攀缘。不参话头可乎。

答知即便休。参与不参。妄想恁么。

复圆瑛法师

顷奉来函。谓接待圆明讲席事忙。真乘愿再来。赴应浊运。砥柱中流。弘法自务。导化遐迹。不辞劳瘁。僧俗均赖。想诸佛祖于大寂定中。欣赞无量。云识浅德薄。鼓山数年。实出不得已也。今老病催逐。风烛残年。不过勉支一时。久待贤能。谁知鼓山交典未克。而粤中夙债忽催。岂非罗网自投。今到曹溪。虽是祖庭。早成蔓草荆棘。百无一就。既已来之则安之。莫非定业。因兹二边都是祖庭。如其不顾。甚怖因果相加。自维力弱。实难全负。故于鼓山无能顾及。前曾屡函告辞。请举高德。昨常住遣复宝二监院来粤妥商。特修芜函。派二师前来礼座。面呈一切。望 公不吝慈悲。分神祖刹。则常住幸甚。大众幸甚。不必再议选举。伏祈法驾早降。龙天同感。

复云南圆通寺自性宏净二和尚

想汝等白业增进。行愿坚深。为慰。朽为孽缘所羇。夙债难却。脱却一笼。又投一网。莫非定业。现今身体朽坏。百不能为。加之常住空虚。人财两乏。遭兹时局。困苦万般。夏间至港二月余。捐募不多。回山未久。身患重病。至今尚未复原。接汝来函。谓住持丹霞圆通寺。要续源流。闻之不禁悲喜交集。喜汝发心。是为难得。悲斯时世。实非容易。见古人时时以道德为念。度生为怀。损己利人。果因不昧。慎重行持。切勿错过。诫之诫之。再宏净等。前在南华。望为相助。共扶祖庭。不料以诸缘未顺而去。物件在寺。无人送返。兹将汝之衣被等。与人结缘。其余书籍尚在。若观看。可能邮寄。来函问源流。吾济洞之法。均授汝师。应向汝师处要。乃为合理。今问吾要。汝是吾孙。吾若付汝。恐汝师有别意。若不付。又负汝诚意。吾今不得已。将汝与自性。各书一张。应低一字。乃为合格。善自珍重。自性有嗣佛耀。吾有济洞二法。均授耀师。耀既已授汝。都是一样。吾若另书与汝。恐耀师不会意。如耀师授汝之卷。不是吾之法派。汝今定要吾之源流。汝乃吾戒子。侍吾已辛苦多年。吾若不书。恐动汝念。今不得已书付。善自护持。朽因病嫌烦。概杜笔砚。及交通隔碍。故复函迟延。再汝将自悟修圆佛耀恍然等。吾书伊之表信偈及派名。录抄一份来。现时滇中缙素情形近况。得便录来。以慰远念。

复郭涵斋宽慧居士

衲为南华建设计画。常时发生种种困难。其间尤以塑佛像事。为难更甚。不得已赴香港作将伯之呼。甫于古历本月初四返寺。案列手书二件。及宝公大札一件。均阅悉。承蒙宝公及诸檀那不弃。以大泐山家

风嘱咐。殊不敢当。然藉此可以偿回乡之愿。亦是快事。惟南华功行。至圆满之日尚远。观本监院。今春放戒。另有其他因缘。衲并未将南华寺传与。不过仿福建鼓山旧例。临时开戒一期而已。远道传闻。或有失实。况修造南华。值此进退维谷。万分困难之际。此事既由衲担任。似有全始全终之必要。便不能因困难而退。就此卸责。衲既不能离南华。自难分身于南岳。只得有负雅爱。及宝公盛情。疚歉之处。容后领责。讲经一节。亦姑俟诸将来也。此间荷六祖庇荫。一切甚为安全。敌机虽常过境。并无举动。南华又与市镇远隔。似无其他危险。如风声紧急。请至荒山暂避何如。

附录郭涵斋宽慧居士来书（其一）

师尊座下。昨上一笺。谅蒙垂察。湘省近来信佛者多。苦无领导。吾师为宗门山斗。后进楷模。故敢请屈驾回乡。讲经开示。俾末法众生。发生善根。增长慧命。亦息灾救劫之初愿也。瞻望杖锡。毋任迫切。

（其二）

师尊座下。久疏笺问。孺慕弥深。敬维杖履康强为祝。南华修造。计必日新。闻寺事正交观本法师。传付得人。道场光大。幸慰无量。广州连被敌机轰炸。摧残达于极点。闻曲江亦时虞不靖。不审南华可安居否。此间居士林同人。拟接法驾还湘暂避。去春曾闻吾师谈及出家后。迄今未回乡。如精神尚健。为桑梓弘法一行。亦是一段大因缘。在四众中莫不馨香祷祝者也。大沕密印寺。粗具规模。一切尚须整理。宝生大师。备函奉请驻锡兹山。出于至诚。山中与外缘隔绝。洵为高年养静之地。于工程经费琐屑之事。决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。禅宗衰替。继续乏人。孤负祖庭。令人增歉。务恳俯允责临。成就众生之愿为荷。如已定局。请即电示。或快函告知。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加函前往欢迎也。

弟子 郭宽慧顶礼六月十一日

复远峰（在滇还俗）

昨接来函。惊喜交集。何也。惊者惊叹法门不幸。岂是水浅难潜鲲鹏乎。非也。若其然者。清祖岂肯弃其帝位而披缁。总之菩萨济世。悲愿宏深。随机示现。顺逆皆方便。岂定相乎。是以明祖由释而作国主。振兴大教。谁能测之。朽忆侍者于鼓山。舍双指而奉佛。何其精进。何其勇猛。岂有我哉。为众所钦。尤属难得。今兹和光。岂广孝再临。又法门不幸之大幸也。因之喜出望外。至于大作二章令和。朽生平文字缘薄。平仄不解。音调不谐。谅已洞悉。聊附梦语一章见笑。

雁音从空来。拟议意难开。昔是吾侍者。亦或将相材。世事苦难测。善哉抑苦哉。化身无定相。何事起惊猜。

扬州邓契一居士问念佛

答。世人若真为生死念佛。贵先放下万缘。果能放下。情不恋世。于二六时中。将一句弥陀放在心里。念念不间。念来念去。心口如一。不念自念。念至一心不乱。休管生与不生。莫问佛接不接。直至临终寸丝不挂。自然决定往生无疑矣。又问。参禅念佛同否。以偈答云。佛说一切法。莫非表显心。安得禅净门。妄自别浅深。一称南无佛。心光自发宣。了此话头源。当下达本宗。识兹佛来去。参禅证无生。动静是如如。净土即此间。又云。时人念佛愿生西。生贵信行愿力坚。忏悔现前犹放下。恒忆佛号在心田。四句百非一齐遣。直使妄念绝所缘。行人志能力行去。西方此土一齐圆。

示王居士竹村宽禅说性

处此身中者。谓之性。而不知生天地备万物皆性也。是天地万物者。此性之现量也。大其性。则尽虚空法界。居吾性内。故曰。“空生大觉中。如海一沤发。”佛为一大事出现于世。不过教人明此道。复此性而已。

复大沕山宝生和尚

久耳令誉。时深仰慕。接奉华翰。以 贵山事见嘱。尤使云惶愧无地。云为南华寺事。已成触藩之势。此次不得已躬诣香港作沿门乞。当此非常时期。所谓十叩柴扉九不开。虽有成效。预计尚远。亦只得竭

力做去。鞠躬尽瘁而已。大泐赖法座住持。已有得人之庆。行见宗风再振。祖庭重光。无容云作续貂之举。况云对南华万无轻离之理。除已复郭居士外。特达座前。务祈慈悲。为密印全其始终。不避劳怨。不辞艰辛。经云。将此身心奉尘刹。是则名为报佛恩。斯言云愿与法座共勉之。

附录泐山宝生和尚来函

久仰 慈范。愧未亲近。每忆法座。无不神驰左右。遥想

法躬康泰。为慰。迳启者。宁乡大泐山密印寺。为我湘省最著名的大刹。为泐仰宗发祥之地。公所知也。民国初元。为匪所烧。琳宫梵宇。尽成灰烬。嗣省垣各宰官居士。举弟住持寺事。蒙龙天护法。各宰官居士维持。大殿。禅堂。斋堂。僧寮。山门。渐次告成。而寺中之规矩颓废已久。后之学者。及住僧。莫知所宗。弟住衡岳时多。不能分身。密印苟不得人。禅灯难续。我公为禅宗大匠。现代衲子过南岳。无一不道及我公之禅风。弟与各宰官居士言时。各皆发欢喜心。愿得公为该寺住持。俾佑祖法炬。暗而复明。我公乘大愿船。决不吝法。伏愿法驾早降祖庭。不但大泐幸甚。而我湘省之人民。获大福利无穷矣。速赐佳音。

复慧融和尚

云日前为南华事。有香港之行。本月初四日始返曹溪。此行计一月有余。当此非常时期。亦无甚成效。回寺得阅大札。不胜诧异。此事古历二月间有贵省人证莲明海二师。据云。俗系胞兄弟。来敝寺讨单。进禅堂后。于入室时。道及拟请云至贵寺云云。云即严辞却之。该二师于三月间溜单他去。云对此事早已忘却。亦无派人前赴

贵寺侦察等事。至云差遣僧士一节。敝寺正感人才缺乏。自顾不暇。亦不敢冒昧派差。大和尚过信人言。致有此误会。在贵寺无论何事。既有地方檀越。又有佛教会及政府机关团体。自能料理。云远居广东。相隔太远。更自问何人。敢有此权力。远及邻省耶。总之捧读大和尚来书。具见谦谦有德。且怀重振祖风之宏愿。尚希发勇猛心。努力做去。一面与当地宰官居士。同心协力。何患不能兴利除弊。重建大慧之法幢。恢复灵岩之令誉。为期必不甚远也。云下风遂听。亦为之欣幸无已。惟祈大雄大力。不避劳怨。不辞艰难困苦。勉力行之。

附录慧融大和尚来书

后学久仰圆音。高唱于南华。自愧障深。未克亲炙于座右。斯乃善根鲜薄之所招感也。窃思了山灵岩寺。赣南唯一之禅席。创自南唐普举禅师。于兹开山。由是高僧叠出。禅德踵至。大慧杲于此高建法幢。因此灵岩之名更加显著。自前清兵燹后。至光绪初年。吾祖普会老人募建梵宇。恢复旧规。今大殿外四围。均有碑记。普老西归后。以其剃度子孙住持斯席。均各饱私囊。经二十余年之习惯。一时难以顿除。后学每思满吾祖十方丛林之心愿。半年以来。终成画饼。辱承和尚遣忠亮大师来山。侦察一切。并云我师老人。慈允差遣有德僧士。飞锡降临于灵岩。垂注法雨于岭北。后学决意退让。断不附和子孙习惯之陋规。惟冀我公不?法云。恳践前言。急遣大德上座三五位光临庾地。扶持大慧杲禅师。这根刹竿子。普令大地众生。知有出身之路。如是方便功德。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其底源。后学不胜翘企之至。

复昆明孙乐佛海居士

昨由南华转来大函。敬悉。与子别去二十余寒暑矣。音问难详。念念于怀。朽老矣。目昏手颤。笔墨早弃。对诸函札。少有相酬。阅大作数张甚佳。虽然如是。但此事于文墨。虽非即离。究竟实际。非语言文字。所谓说十分。不如行证一分。昔夹山答法身之语。及至华亭。半点用不著。故古人一一从境缘丛里。经数十年练磨。百折不挠。自信无疑。方能自由自在。尚有脱不去东瓜印子者。今人心浇薄。时势失纯。苟不深穷。恐宿栈道。望子努力。珍重。

复陈殊贤居士

来书云。坛经说东方人造罪求生西方等语。与莲宗有无冲突一节。如今不说冲突与不冲突。试问自己疑他做甚么。若疑诸佛菩萨说法有冲突。岂能垂教万古。实在自己不能体会经义。若悟第一义。则无开口处。说个明心见性。已属方便。岂有冲突之理。至此业已答复。若不会。且看世尊唤阿难托钵去。若依座主见解。不免依文解义。盖当时六祖为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国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。分明去此不远。

若论相说。数有十万八千。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等语。六祖言世尊在舍卫城西方引化经文。可知已明白净土法门。断无故违佛说。不过他随缘说法。叫人了自性。识身中净土。不可愿东愿西。向外驰求。应随其心净。即佛土净。后再曰人有两种。法无两般。即法华经所谓惟此一事实。余二即非真也。所以当时得旨嗣法者。四十三人。宏化天下。至今五灯灿耀。岂徒然哉。你我自惭。不能领会玄旨。不是祖师有过。夫上天下雨。无私润于枯林。佛愿虽广。难度无缘。阿难为佛侍者。多闻第一。上有父为国王。己不富而自贵。兄为世尊。有吾不自修不能成佛之感。是知大地众生。虽有佛性。要随顺修行。譬如金在矿里。须经锻炼。方得受用也。再考我佛在天竺说西方。华夏之人。便指天竺为西方。菩萨说法无法。令人背尘合觉。而众生知见。多是背觉合尘。不能随处解脱。喻如劝人不可心外觅佛。其人便执心为佛。岂知法尚应舍。何况非法。弥陀经云。若人念佛七日一心不乱。弥陀便来接引。一心不乱者。即是离念也。能做到离念功夫。何处不是净土。故坛经云。悟人在处一般。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。此之谓也。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。即行十万。后舍八邪。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。常行平直。到如弹指。便覩弥陀。及夫见了弥陀。又不生欢喜之心。则无时不在净土。若在净土。又无人我众生寿者四相。则是真实菩萨。到那时不管东西南北。无不自在矣。专复断惑。

致鼓山盛慧复腾二长老书

外寇深侵。人心散乱。法门衰落。更不堪言。如棘刺心。悲何能已。但僧伽不可以时当末法。听其浮沈。此常人之情。非佛子之本色也。南华此次传戒。为时甚迫。而修圆和尚以滇省缁素挽留。行而复止。复仁亦已退院。一时乏人负责。生旦净丘。一身任之。云门工程。因尔停顿。吁。尘劳人世。眨眼百年。所谓人事卒难遂。年光不可留。是非横劫掠。使我不自由。涌泉寺为十方瞻仰之道场。幸勿再挂虚名。更增业障。望两序上座。即大众师。推请盛慧老和尚负责住持。诸贤竭诚扶助。必使纲宗丕振。慧命永全。不绝狮弦。大开正眼同抱程婴杵臼之心。勿拘伯夷叔齐之节此云日夜薰香祷于佛前者也。易曰先天而天不违。后天而奉天时。惟望大擂鼓山之鼓。齐撞法海之钟。共警酣眠。自求多福。死中求活。时乎。

复潮州开元寺书

厚扰常住。瞥眼阅八月矣。宗门骨肉。我怀何如。老拙生平怕负虚名。无补实际。去秋所以代拟八款。希图安定常住。本人既未接受名义。岂有派代表住持之说耶。事理显然。而时值未化。法幢倾圮。挽救无力。此又智和尚所目睹者也。开元古刹。望诸公掌握。协同一心而除憎爱。化毒药以变醍醐。公推住持。共同扶助。同入无净三昧。为幸。

复湖南佛教居士林书

黄乐西居士。特来华翰。敬悉。辱承藻饰。惭愧莫名。经当随时肃复。谅邀洞鉴。去冬周永觉居士到云门山时。实以大觉寺偃祖道场。工程拮据。苦无替手。未能应命。有负诸大贤希望。实为佛祖之罪人也。昨日朱长松居士不憚跋涉。又分敦促。殊不知云徒有虚名。无法可说。且首都福建江西香港再三邀约。派员坐俟。有如追捕。祇因目下南华待筹摆脱。非所谓三界尘劳如海阔。无今无古闹聒聒乎。俟能分身。当图敬恭桑梓。藉了因缘。然诸仁者这种愿力。显见菩提大心。早已庄严佛土。默感龙天矣。又奚必待云之行耶。

复孙语默书

语默大居士慧察。敬复者。手书及佳作。伏读甚善。循是行去。自多法益。从性起修。如扬顺风帆。但当缄秘自持。步步踏著鼻孔。若见道人。无净秽可舍。西方只在脚跟下也。古人云。威音王前。无师自悟者。悉属魔外。盖此蹊径。四维上下。举足皆非。见道方修者。但可与言此处无东爪印子。纵印亦不能留痕迹。于大火聚中。俟有缘时。重为商讨。假令盲目肯定。是则违背祖范。非则获咎摩追。经教住世。圣贤可量。消归自己。莫作能想。阅语录则须具择法眼。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校其与佛祖未说法前之原天书无异方可。七十为法。珍重。珍重。

复屈居士问法书

(上略).....承询成佛。究为三身齐现。具足一切神变功德。抑为自心透脱。便算究竟等义。谨以薄识。略叙大概。论到此事。不无权实修证深浅因果之殊。至如实际理地。本无名言说相。但一法性身。常居法性土。离四句。绝百非。有何开口处。但有言说。都无实义。如世尊掩室。文殊挥剑。净名杜口。丹

霞火烧。赵州谓不喜闻。德山以喝。云门以棒。从上佛祖。无非显兹妙义。不过宗门以直捷示人。截断葛藤。故六祖答智通问。清净法身。汝之性也。圆满报身。汝之智也。千百亿化身。汝之行也。祖已明示三身四智。神通妙用。不欠丝毫。至于权变方便说个佛字。皆是不得已也。宗门但论见性。不重禅定解脱。悟心之人。自解作活计。翻转本体作功夫。终日使得十二时辰。是为全性起修。全修在性。善能调熟。不离当生。即证圣果。六祖曰。终身不退者。定入圣位。古云。顿悟初心。即究竟圆极。寂灭真如。宗镜录问。一心成佛之道。还假历地位修证否。答此无住真心。实不可修。不可证。不可得。非取果。故不可证。非著法。故不可得。非作法。故不可修。若论地位。即在世谛行门。亦不失理。以无位中论其位次。不可决定有无之执。经明十地差别。如空中鸟迹。若圆融门。寂灭真如。有何次第。若行布门。对治习气。升进非无。若得直下无心。量出法界之外。何用更历阶梯。若未顿合无心。一念有异者。直以佛知见治之。究竟成佛果。不可偏执一见。成儻侗病也。昔皓月供奉问长沙岑曰。天下善知识。证三德涅槃也未。岑曰。大德问果上涅槃。因中涅槃。曰。果上涅槃。岑曰。天下善知识未证。功未齐于诸圣。曰。未证何名善知识。岑曰。明见佛性。亦名善知识。问。未审功齐何道。名证大涅槃。岑曰。摩诃般若照。解脱甚深法。法身寂灭体。三一理圆常。欲识功齐处。此名常寂光。又问。如何是因中涅槃。岑曰。大须知见地了彻。直与佛祖把手同行。但得因中涅槃。其多生炽然之结习。须次第尽。方得超出三界。楞严云。理则顿悟。乘悟并销。事非顿除。因次第尽。惟宗下用功。水到渠成。超证十地等妙。有不期然而然也。阿难尊者云。不历僧祇获法身。永嘉云。证实相。无人法。刹那灭却阿鼻业。又云。弹指圆成八万门。刹那灭却三祇劫。奈何行人。习有轻重。证有深浅不同。在诸大祖师证与佛齐。人法空。能所寂。烦恼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圣等。悉是假名。经云。但以假名字。引道于世间。如伶人舞戏相似。终日吃饭。不曾咬著一粒米。终日穿衣。未曾沾得一缕纱。凡所施設。一切事务。如寿祖云。修习空花万行。宴坐水月道场。降伏镜里魔军。大作梦中佛事。余或未及者。须由功业励行为本修因。若不降心。而取证者。无有是处。

致倓虚法师函

倓老法师暨閤寺诸上座道鉴。兹由志莲净苑寄来尊处衣服等件。祇领之下。无任感激。伏维 老法师暨诸上座同袍高谊。远念荒山贫困。惠予锦衣。当如法分给大众结缘。遮身御寒。兹代本寺大众。遥向老法师暨诸上座远致谢忱。专此敬候

道安

虚云合十四月廿四日

答顾德谷任肇聪二居士问

问。方便求受五戒。与在戒堂中求受五戒。有何差别。

答。凡求戒者。照仪轨理应登坛。眼观法相耳听羯磨。心生忏悔。易具功德。如以因缘 不能登坛者。可请大德比丘在佛前方便授受。亦须深生忏悔。至诚求授始得。

问。求五戒后之男女居士。能否用优婆塞优婆夷名称。

答。凡依大德比丘受归依后。再受一戒二戒以至五戒的男居士就是优婆塞。女的就是优婆夷。

问。受方便五戒后。能否披戒衣。

答。既得大德比丘允许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。均可披缁衣。五衣七衣等则不得披也。

问。优婆塞与优婆夷所披戒衣。系用五条抑用缁衣。

答。只可用缁衣。五条衣者。须出家受沙弥戒时才能用。近来诸方传戒。日期短促。三堂大戒。连著传授。故五衣。七衣。十二条衣三者。亦一次传之。但必须受过沙弥 戒和比丘戒后。才能披用。现在许多在家二众弟子亦有披五条或七条衣。此实混滥 轻慢佛制。罪过不小。

问。如据滴益大师戒衣辨说云。佛为沙弥制二衣。一上衣。即无缝袈裟。亦名缁条。色 与比丘同。制与比丘异。但直缝之。不许刺叶。故律部云。求寂之徒。缁条是服。 辄披五衣。至为罪滥。盖沙弥虽已出家。尚未入僧宝数。是故五条犹不许服。况七 条等乎。为优婆塞。则合蓄无缝三衣。形与沙弥同。

入坛行道。方许披之。平日不得披著。所以与沙弥别也。又藕师戒衣辨讹第三条云。前人无知妄作。辄令优婆塞得披三衣。后人矫枉过正。并禁优婆塞不得著缦衣。三讹也。据此。则男女居士受五戒后。宜披缦衣。而现有披五衣者。似宜改正乎。

答。应更正。你这种宝贵意见。是正确的。

致马来亚麻坡刘宽正居士函三则（其一）

惠书及装佛金功德。均收。谢甚。居士既徘徊于禅净之门。则何妨合禅净而双修。于动散之时。则持名念佛。静坐之际。则一心参究念佛是谁。如斯二者。岂不两全其美。居士眼目有疾。则宜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。以求大士慈光照触。翳障消除。

（其二）

遥来云笺。蒙惠修寺功德净资。于二月十八日收讫。荷谢无任。居士处此扰扰尘寰。独能道播麻地。可谓火中青莲。诚为难得。令堂以古稀之年。信向念佛。而居士曲尽子道。善能喻慰。尤难得也。夫众生真心本体。般若光明。堂堂独露。但以妄想习气。（即粗浮。贪。瞋。痴。慢等。）时时发现。自障妙明。但将冷眼看破。放下便是。不必别求也。（能一心专念观音圣号。净念相续。便是放下第一法。）遇难忍处须忍得过。难行处要行得过。惟净业可修便修。于幻缘得过且过。习气销尽。菩提圆成矣。

（其三）

连惠两书收悉。惊闻融熙逝世。不胜伤悼。惟人生有死。亦乃世间常态。三界无安。当深生怖畏。直须痛念无常。信愿念佛。求生净土。此身不向今生度。更向何生度此身。伏惟珍重。

复星洲卓义成居士

承问关于静坐之事。云亦是门外汉。今本同舟共济精神。略伸管见如下。（一）静坐不过是教行人返观自性的一种方便方法。简言其要。则在于系念一句佛号。（或阿弥陀佛。或观世音菩萨皆可。）心心相契。念念相续。由心而出。从耳而入。莫令间断。果能如斯。则更无余缘杂入矣。若能久久不退。弥勤弥专。转持转切。不分行住坐卧。岂觉动静闲忙。便可一直到家。永生安养。居士才觉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。便生心动念而执著之。宜其不能进步。（二）静坐宜取乎自然。身体有病。宜适当调养。不必勉强支持。修行用功不拘于行住坐卧也。（三）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。古德在作务行动中悟道者。不可胜数。悟道仅为真正修道的开始。由修而证。则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。若专为求得神通而修行。是魔见。为学佛人所不齿者。（四）参禅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门。皆教众生破除妄念。显自本心。佛法无高下。根机有利钝。其中以念佛法门比较最为方便稳妥。居士受持佛说阿弥陀经。熟览印光法师文钞。若能依而行之。则净土现成。万修万去。（五）荤食造杀害生。大违慈旨。令人智昧神昏。增长贪瞋淫欲。身后业案如山。冤怨债报。宁有了日。静坐修行的目的。要了生死。荤食则增加无边生死。漏瓶盛油。虚劳精神。智者可以自审矣。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。当熟览谛受。（六）静坐如法。可使四大匀调。促进健康。（七）“归元性无二。方便有多门。”八万四千法门。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。莫不殊途同归。惟当择其契理契机者而修持之。（八）云居山目前尚无传戒条件。云颓衰尤甚。恐不克举行矣。（九）中国佛教在宗教政策保护下。提高了地位。纯洁了组织。大有发展气象。（十）请照归依证所示。随宜随分。遵行修持之。综观所问情形。以居士程度。最好熟览净土十要。印光法师文钞。龙舒净土文等。当可获得实际利益。常阅云栖法汇。可融会一切法门。再阅净土十要。龙舒净土文。使专门进步。万无一失矣。

致南洋麻坡刘宽簪居士函二则（其一）

惠书及功德净资。均收讫。谢甚。居士发无上心。求受三归五戒。甚可嘉慰。然古云。受戒容易守戒难。愿居士自受戒后。幸勿毁犯。今奉上归戒证一纸。上有学佛须知。愿居士遵而行之。自得解脱。

（其二）

冬月十四日惠函敬悉。山野衰病。久阙致候。忽蒙惠注。深为感慰。盖因缘离合。浮生如幻。至希达观旷怀。逆来顺受。于一切不如意境界。作随缘消旧业想。自致安然自在。人生娑婆。苦多乐少。居士能

知人身难得。佛法难闻。是已深得个中旨趣。望以此自慰。常时念佛。勉修净业。久则亲承法益。灾消福崇。所愿遂意矣。

致越南宣圣法师函五则（其一）

客岁腊月十一日来函已悉。惠施谢甚。欲于自利利他事求一简单开示。夫今法门式微。举目滔滔。尽在名利人我中过活。求真操实履者。殆不可得。仁者犹能殷勤向道。不忘己分。甚可喜慰也。盖三界之中。无非牢狱。暂时欢乐。终归无常。众生燕雀处堂。罕思出离。若能痛念生死事大。觑破一切世情。若顺若逆。总皆虚妄不实。过眼便是空花。独一念持戒。礼忏。笃信三宝之心。生与同生。死与同死。而又专求己过。不责人非。步趋先圣先贤。不随时流泪没。庶几信心日固。智慧日开。而生死可永脱耳。

（其二）

二月十七日来函阅悉。云幻躯衰迈。时浸疾病。远劳重念。至为感慰。月来渐转恢复。希勿介注。人生天地间。忽如远行客。况以一息余生。持此浮脆之躯。而为客中之客。欲求无病。又何可得。至祈诸仁各自努力。拌此一生。冀求出离。是为至要。

（其三）

二月廿七日来信收悉。陈炎松居士代汇净资。已于去年冬收到。当时事冗未覆。歉甚。至希致谢意。陈宽德居士请释远注。云居山寺现住众百十余人。自去秋蒙准加于国营云山农场。为僧伽生产队。（由前僧伽农场脱胎而来。）经济独立核算。自负盈亏。在不妨碍劳动生产时间外。宗教仪式。个人修持。随意照常。（过堂素斋生活照旧。）至希诸仁及时努力。精进行道。切勿空过岁月。

（其四）

来函收悉。云居建寺塑像。蒙诸善信暨仁者等大力惠助。现已大部竣工。云甚感慰。现在进行山区建设。展开生产跃进。僧众忙碌。作务冗繁。故对佛像开光。传戒。及小辰各项。均不举行。幸希痛念无常。为道精进。

（其五）

来信收悉。山中农禅生涯。自给丰足。兹复每亩增收粮谷一百六十斤。堪慰远念。承仁者及诸善信盛意隆厚。感谢殊甚。惟老病不堪。旦暮幻景。殆将不久。至希日后勿为赘念。当各痛念生死事大。无常迅速。精进净业。勿空过光阴。勿负此人身。切切至要。

（编者案）师往来书问。其开示法要可传者何止千函。云门浩劫。毁于一旦。多方搜集。仅此戔戔。百余岁光阴。千秋文字。有不胜其感喟者矣。

【录自：菩提树】